

類

說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六

青瑣高議

追虎碑

分財不平

御愛檜

謝紅蓮

竈神

玉源道君

中洲仙籍

身入甕中

高言詩

題驪山詩

陳圖南詩

回處士磨鏡

呂洞賓沁園春

神清之詞

韓湘子

蘓子美詩

金山寺詩

陸子履詩

拄杖詩

苦吟句

清悟詩

范文正茶詩

六字詩

石道士詩

龐官到底是男兒

言懷詩

李清臣詩

閑漫緘題必不看

孩兒啼哭飯籮空

燕離巢詩

張退翁詩

娼妓崔蘭英

李太保家青衣

評畫

桑維翰召故人

汾陽王

韓魏公爲紫府真人

驪山記

王幼玉句

切孫氏脉

泥子記

流紅記

譚意歌詩

龜息氣

小蓮

朱蛇記

周婆必不作是詩

西池春游記

續青瑣高議

賢鷄君傳

張世寧神降

桃源三夫人

隆和曲勺者

茹魁傳

妓贈陳希夷詩

有酒如線

大筋慰手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六

終

類說卷之四十六

宋溫陵曾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青瑣高議

追虎碑

鄆州有追虎碑斷裂不可攷父老云昔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物公令直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別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視銜符隨吏而來傾城閉戶登

屋升木望之虎至府閉目蹲伏若待罪者公叱曰汝異類輒據官道食行旅乃呼吏治罪命如法撻之公戒虎約三日出境不然盡殺之乃去死於其地化爲石今呼爲虎石

分財不平

張公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均割家貨不平公撻而遣之後半載公因過其所居下馬召章并彥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貨多少汝又分之不均果乎彥曰均平章

曰不均公命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卽時對換人莫不伏

御愛檜

亳州太清宮營前殿而老檜南枝碍簷官吏欲斤斧去之一夕大雷雨明日視之枝已轉北矣真宗幸宮愛其茂盛乃名御愛檜石曼卿詩云人間斤斧不容手天上風雲與轉枝

謝紅蓮

熙寧中皮郎中道由北都館於憲司有女奴

呼咷爲鬼所憑曰我謝紅蓮也向爲人側室
不幸主婦見殺埋骨於此不得往生皮翼日
見魏公具道其事公曰伏屍往往爲恠乃命
求之了不見後夫夢一婦人曰我骨在厨浴
之間果得骨葬於高原公門下吏李生夢婦
人曰爲我多謝魏公公時之正人方貴顯有
吏兵擁衛我不敢見幸煩子致誠懇也

竈神

彭介爲荊州刺史中夜庖厨有燈火介潛窺

之有烏衣朱冠者箕踞而坐呵責捶撻人也
介推戶而入他皆散去惟烏衣起揖其面焦
黑曰某卽竈神公曰所遣責者何人神曰飢
餓無主之鬼竊食耳公能春秋臨水祭之無
主之骨擇土掩之爲德不細公之見吾當有
微恙急服牛黃以生犀致鼻中卽無患公歸
如其言而愈乃祭餓鬼於水濱壅遺骨於高
原公旣沒柩歸長沙空中聞泣聲

玉源道君

劉丞相赴舉京師過獨木鎮有老叟贈詩曰
今年且跨窮驃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又曰公
自是羅浮山玉源道君

群玉宮

進士牛益出都門息柳陰下夢至高門大第
吏云此群玉宮也俄有乘馬而至者吏迎候
甚恭益熟視乃故人呂臻內翰呂曰吾掌此
宮益見殿上有白玉碑朱書字蒙以絳紗大
字云中洲天仙籍其次皆名氏數千其中惟

識數人乃呂夷簡李廸俞靖而已益問天仙之詳呂曰自有次序真人而上非子可知道君次真人天仙次道君地仙次天仙水仙次地仙地上主者次神仙率皆由初行進補遞升仙陞益曰今世卿相率皆仙乎曰十中七八益曰富公弼國之元老豈其仙乎曰富公是崑臺真人九十三歲方還崑府益曰公今何職曰吾更三百年補地上主者益曰主者又是何官曰掌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者也益

夢覺作詩曰湏信出塵事分而在目前幾多
浮世客俱被利名牽

身入甕中

慈雲長老姓袁始名道待試南宮病起強遊
西池一僧延入茅屋似無烟爨惟一巨瓮破
笠覆之私念必積穀其中試舉其笠瓮中明
朗樓臺高下人物往來有人呼道名姓隨聲
已在其中有宰相李輔國召道爲門賓以女
妻之是年秋試中魁選繼爲御史時天子自

征北狄道上奏云攻夷狄如以明珠弹雀雖得雀亦失珠矣得彼地猶石田不可耕也古人謂禦戎無上策未爲正論臣以忠信結之爲上策擇將守邊爲次策以兵攻之爲中策以女妻之爲下策玉帛結之爲無策帝喜其奏詔授中丞俄而拜相啟諧輔理天子廢王后而立馬妃道極諫帝怒貶瓊州司馬會諫臣論其忠復拜相時大興兵征遼道上奏甚鯁帝震怒斬道東市刃及頸乃覺身坐凳旁

再拜僧曰富貴通塞命也此天之所有性命
心智氣也此身之所有吾將順乎天而眷乎
內僧曰是矣送道出門僧與寺俱不見乃剃
髮披緇居太慈寺禪臘俱高及將去世作詩
曰來自無來去總是恁地去莫要錯却路

高言詩

高言好學有志義作詩曰昨夜陰風透膽寒
地爐無火酒瓶乾男兒慷慨平生事時復挑
燈把劍看

題驪山詩

3041

西蜀張俞留題驪山二絕云金碧樓臺插碧
空笙簫遙響入天風當時國色并春色盡在
君王顧盼中玉帝樓臺鎖碧霞終年培養牡
丹芽不防野鹿踰垣入嘶出宮中第一花俞
後宿溫湯夢碧衣童子曰吾海仙之侍者被
命召子俞曰仙何人耶童曰蓬萊第一宮太
真妃也引至一宮仙子曰驪山題詩甚佳俞
避席俛對仙入御浴湯影沉沉斂成龍鳳命

俞解衣入浴相去數步浴已携手入後院俞
曰今見仙之姿艷一祿山安能動志也仙愧
曰事係天理幸無見詰俞曰明皇今在何地
曰明皇乃高真今治玉羽川在潭衡間乃命
徹去盃盤對榻而寢俞曰願得共榻仙曰宿
契未合後二紀待予於伊水取百合香遺之
俞明日戲爲詩曰昨夜遇溫泉夢與楊妃浴
敢將豫讓炭輒對卞和玉同歡一宵間千生
萬生足想得唐明皇暢哉暢哉福

陳圖南詩

304

陳搏字圖南唐僖宗封爲清虛處士仍賜宮女三人先生作詩曰雪爲肌體玉爲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五代時遊華山多不出真宗遣中使宣召先生爲奏謝曰臣性同猿鳥心若土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爲服脫籜爲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苟臨軒陛貽笑聖朝又云數行紫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

閑心已被白雲留住嘗作詩云華山高處是
吾宮出卽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
時自有白雲封

回處士磨鏡

賈師雄郎有古鐵鏡甚寶之久欲淬磨有回
處士自售磨鏡筭中有藥堆鏡上曰藥少湏
歸取之旣去久不至遣人詢其宿止乃在寺
中題詩寺門上曰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
藥艷長春湏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塵中磨鏡

人公視鏡上藥已飛去一點光明通裏如玉

呂洞賓沁園春

崔中舉進士遊岳陽謁故人李郎中寓市邸
唱沁園春有補鞋人曰此何曲也崔曰都下
新聲也其人曰吾不解書子能爲我書吾倣
此調撰一詞崔勉爲寫其意深入至道因問
其姓名曰吾生於江口長於山口今爲守谷
之客崔明日見太守具言其事乃令召之擊
戶應聲漸遠再呼不應排戶則閨不見人壁

間有詩云腹內嬰兒養已成且居塵市暫娛
情無端措大輕搖舌却入白雲深處行太守
曰江口山口乃二口呂字谷者洞也客者賓
也仙之姓名曉然俱嘆恨塵緣魔隔不偶真
仙爾

神清之洞

歐陽永叔與梅勝俞遊嵩山醉望西峯巨崖
有丹書四大字云神清之洞永叔指示勝俞
曰無所見公乃不言洎乞身辟世作詩曰四

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烟霞極目
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後數日薨公平生
不言神仙事主張吾道當如是也

韓湘詩

韓湘字清夫文公侄也落魄不羈醉輒高歌
公曰汝堂堂七尺未嘗見讀一行書久遠立
身何地湘嗟曰微解作詩卽曰青山雲水窟
此地是吾家徹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
碧玉調爐煖白朱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

鵠一瓢藏世界五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
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曰子
安能奪造化開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取土聚
之以盆俄頃碧花二朵類牡丹花葉有小金
書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
莫曉句意後謫潮州途中遇湘曰憶向花上
之句乎詢地名卽藍關也公曰吾知汝異人
爲汝足成此詩俱至沅湘唱和甚多湘告去
公爲詩曰才爲世用古來多如此雄文世孰

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卧烟蘿湘詩
曰舉世多爲名利役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
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

蘇子美詩

吳江長橋跨太湖二浙絕景也蘓子美詩云
雲頭艷艷開金餅水面沉沉卧彩虹楊蟠詩
曰百尺長虹晴卧影一千頃玉碧無瑕鄭毅
夫曰挿天蠟蝟玉腰濶架海鯨鯢金背高

金山寺詩

潤州金山寺張祐詩云寺影中流見鐘聲兩
岸聞羅隱詩云老僧齋罷閉門睡不管波濤
四面生孫山詩云結宇孤峯上安禪巨浪間
陸子履詩云

薄有田園歸去好苦無官况莫來休王哀詩
曰高空有月千門閉大道無人獨自行

柱杖詩

王哀柱杖詩云探水卓破金鰲頭撥雲歛折
老虎腳

苦吟句

歐永叔嘗言苦吟句云一句坐中得片心天外來

清悟詩

僧清悟詩云鳥歸花影動魚沒水痕圓

范文正茶詩

蔡君謨謂范文正曰公採茶歌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今茶絕品其色甚白翠綠乃下者耳欲改爲玉塵飛素濤起如

何希文曰善哉

六字歌

石守道赴太學直講濮州杜點作六字歌送之云仁義途中馳騁詩書府裏從容頭角驚
絞蝦蟹學海波中老龍爪距逐出狐兔聖人
門前大虫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一
條路出甕口幾程身寄雲中水浸山影倒碧
春看花稍半紅因此歌得在當年三豪之列
又上歐陽永叔云一片靈臺掛明月萬丈詞

焰飛長虹乞取一杓鳳池水活得久旱泥蟠龍其豪龐皆此類也

石道士詩

有石道士詩云石壓筍斜出岸懸花倒生後刺史入觀中怒其不掃治庭宇撻之此辱先見前詩意也乃詩刺史云春來不是人慵掃爲惜蒼苔襯落花刺史悔焉召飲復有詩云敲開敗籜露新竹拾上落花裝舊枝

龕官到底是男兒

李丞相云當時外鎮爲龜官有學士遺外鎮
官茶外鎮有詩云龜官乞與真虛直賴有詩
情合得嘗符彥卿和汴有詩云全軍十萬擁
雄師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波濤喧鼓角隋
堤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關西將環坐青娥
趙國姬爲報長安冠蓋道龜官到底是男兒
言懷詩

張退翁有言懷詩云命教隨分樂天賜一生

閑

李清臣詩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侍吏報曰太
祝方寢清臣爲絕句曰公子乘閑卧絳厨白
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時
吐哺無魏公見其詩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
東床之選

閑慢緘題必不看

蔣堂侍郎告老姑蘓有僧將遊錢塘求呂濟
叔書公作詩曰告老於君惟掩戶年來無事

老江干吾師莫訝無書去閑慢緘題必不看
濟叔見之厚遇其僧且以書愧謝焉

孩兒啼哭飯蘿空

有儒生張求上呂申公詩曰近日厨中乏短
供孩兒啼哭飯蘿空母因低語向兒道爹有
新詩上相公相公見詩甚悅因厚贈之

燕離巢詩

唐僖宗時千化茂依中丞蔡授門館一日告
去作燕離巢詩云舊壘危巢泥已墮今年因

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
飛主人見詩復留之

張退翁詩

張士遜丞相送魏處士詩云一片閑雲來帝
里歸飛不肯待秋風

娼妓崔蘭英

陳叔文登第授宜興簿娼妓崔蘭英囊中可
千緡欲適人叔文曰吾未娶卽定約歸欺其
妻曰貧無路費吾且一身赴官乃與崔泛汙

東下三年替回泝汎而進私念英不知有妻
妻不知有英歸必起訟因與英痛飲推於水
併女奴推墮焉後遊相國寺見二婦人熟視
乃英也遣女奴召叔文叔文曰汝無恙乎英
曰向中子計我二人墮水相抱浮沉號呼求
救人拯之得活今日之事勿復再言但我活
卽不怨君我在城下住若明日速來不然訟
子於公叔文不得已市羊酒往焉至城下則
女奴已出迎叔文入至暮不出其僕乃入見

叔文什面而手自束於背若今之極法者死矣

李太保家青衣

龔球在都下元夜閑隨青氈車一婦人下車
携青囊其去甚急球逐至暗處曰我李太保
家青衣身年過限又加苦焉今夕走耳君能
容我願爲侍者球與携手同行妄指一巷云
吾所居也汝且坐巷口吾先報家人然後呼
汝乃携青囊入巷尾出他衢而去囊中皆金

珠售於江淮間獲千緡往來爲商錢益增羨
一夕泊丹山陽並舟一婦人似識面而不憶
婦人曰我天之涯地之角下入九泉皆不見
子子只在此也我向車上奔婢也子挈我青
囊去坐待至曉爲街吏所擒付獄窮治囊中
物我無所訴荷械鞭箠肌肉潰壞手足墮落
竟死獄中訴於陰府得與子對球曰汝能捨
我乎曰我思獄中之苦恨不斬子爲萬段婦
人忿然升舟家人驚呼乃無所見球如醉卧

夢爲一吏攝至陰府王召吏云球命祿已盡
但王氏受重苦合於人世償之命吏送還後
球遍身生瘡臭不可近日夜號呼手足墮地
而死

評畫

畫山水貴乎石老而潤水淡而明泉石分乎
高下山川辨乎遠近野徑縈紆雲烟出沒千
里江山盡歸目下畫松竹則貴乎勢傲烟霞
氣凌霜雪怪節森列直幹倚空虬枝蟠屈倒

纏龍蛇偃蓋低欹如藏風雨畫樓閣則貴乎
萬木拱合群瓦鱗鱗良工望之不敢伸手

桑維翰召故人

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默不語魚退
曰桑公吾故人今見之有不可犯之色翌日
告別公曰吾奏子姓名授子學士俄有二吏
持箱中有黃誥及袍笏之類公置酒間懷曰
朱炳秀才安乎頃最相愛爲召來炳至一如
魚禮箱出誥及公裳授軍巡判官他日又詢

魚曰羌岵秀才何在最相鄙薄見侮殊甚今
吾在政地彼尚困塵土間君子不念舊惡爲
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岵至公令於府中授
官有白衣吏數人執岵至通衢一吏云羌岵
謀反罪當斬岵大呼曰韓魚名我來受官我
何罪乃斬之魚大慟曰岵之死吾召之也乃
告疾還鄉一日公坐小軒見岵來曰公生死
在已岵昔日同場屋闢相諧謔乃戲笑耳相
公何報之深也使吾身受利刃屍棄郊野妻

子凍殍公心安乎吾上訴於天帝憫其無辜
授司馬判官公曰吾爲君飯千僧誦佛書千
卷可乎岵曰得君之命而已他無所用公不
久遂死手足皆有傷處

汾陽王

少時宿郊外田舍家聞燭下有人歎聲不見
其形又榻下有人呼曰吾二人各直一更夜
有人盜牽公馬出垣外二人匍匐出執其盜
曰爾何人輒敢盜汾陽王馬奪馬以歸

韓魏公爲紫府真人

右侍禁孫勉爲元城埽官僻多墮陷埽卒曰
有巨龜穴其下天晴輒出勉伺其出引矢射
之正中其頸勉晝夢一吏召曰子殺龜今召
子証隨至一宮闕吏曰紫府真人宮也勉曰
真人何姓氏曰韓魏公也勉私念向蒙公提
拂見當求助入望公坐殿上侍立乃碧衣童
子勉再拜乞真人大庇公顧左右取青囊中
黃詔章讀誥曰龜五百世方比人身之貴穴

卷之四
六
殘埽岸事乃勉職也公命遣去

驪山記

張俞遊驪山見老叟曰吾嘗見大父言唐明
皇時事因取驪山六幅圖大小九殿臺亭六
十二處當時有獻牡丹者謂之楊家紅乃楊
勉家花貴妃夕面白口脂在手印於花上詔於
先春館栽來歲花開上有指印紅迹帝名爲
一捻紅帝詔郡國鑄開元錢妃指甲誤觸模
冶吏不敢換迄今錢背有甲痕焉民間獻黃牡

丹花面幾一尺高數寸帝未及賞爲鹿銜去
有佞人奏云釋氏有鹿啞花以獻金仙帝私
曰野鹿遊宮中非嘉兆也殊不知祿山亂深
宮此其應也貴妃日與祿山嬉遊一日醉戲
無禮尤甚引手抓傷妃乳間妃泣曰吾私汝
之過也慮帝見痕以金爲訶子遮之後宮中
皆效之祿山嘗醉卧明霞閣下宮人誤覆水
於面祿山瞋目噴氣頭上生角體亦生翼、蟬
蜒欲飛帝急往觀曰不足畏也此乃豬龍少

頃祿山睡覺曰臣夢爲人以水沃臣臣化爲龍妃以問帝帝曰祿山非真龍乃是猪龍異日湏死兵刃妃曰莫爲患乎曰此外非汝可知一日妃浴出對鏡勻面裙腰上微露一乳帝捫弄曰軟溫新剝鷄頭肉祿山對曰潤滑初來塞上酥妃大笑曰信是胡奴只識酥祿山出守漁陽白妃曰此行深非所樂此別復有相見期乎妃笑而不答祿山曰人但患無心耳苟有心雖抽腸濺血萬生萬死猶且不

顧臣湏來見娘娘因抱妃泣久不止祿山數失禮於妃妃晚年尤不喜恨無計絕之耳旣行甚快快令前騎作樂祿山曰樂有離聲人多別恨自古迄今也後興兵反私曰吾非敢覬覦大寶但欲殺楊國忠等數人一見貴妃叙離索得同歡三五日便死亦快樂也

王幼玉句

王幼玉名娼也嘗有句云春蚕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

切孫氏脉

周默授宜興簿幼好方藥隣有張復者妻孫
氏張病煩一切脉默見其妻秀艷念無計得
之白其母召飲接隣家好桃之宛不對默念
吾且少年孫亦妙齡其夫極老乃折簡送詩
曰五十衰翁二十妻目昏髮白已頭低絳幃
深處休論議天外青鸞伴木鷄孫答詩曰雨
集枯池時暫綠藤籠老木一番新如今且悅
目前景粧點亭臺隨分春每得子簡急看卽

毀恐彰子之惡也因鑒之功邀而取之市里
庸人有不爲者况士人乎默將之官爲簡曰
古詩云寒江後浪催前浪浮世新人換舊人
是老當先沒也我願終身不要以待孫答曰
無妄之言未敢奉訴人之脩短固自有期設
或不幸當俟他日後三年默替歸訪之則復
已死乃遣媒與孫通好娶之

泥子記

衛士錢千汎河岸行見一泥兒卧冰上彩色

鮮明千取歸遺其妻妻曰君以我無子遺我
也乃造綵衣晝致懷抱夜卧寢所一夕泥子
遺溺茵席千乃棄於溝中中夜泥子自門而
入悲啼求母乳升床入衾千懼求康生占焉
康布卦云事係三人之命愈恐求術康曰子
歸以利刃擊之當絕其怪千淬劍伺怪至擊
之鏗然有聲執燭視之怪無有也其妻斃於
血中明日衛士絷千有司千以康生教之吏
追康生爲証康惧自縊千竟不能自明伏法

東市

流紅記

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衢流一紅葉上有二句云慇懃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復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意葉上題詩問阿誰好事者贈詩曰君恩不禁東流水流出官情是此溝祐後取一官人韓氏於祐書笥中見紅葉驚曰此吾所作吾水亦得紅葉卽祐所題得葉之初嘗有詩云獨步天溝岸臨流得葉時此

情誰會得腸斷一聯詩於是相對感泣曰事
豈偶然莫非前定

譚意哥記

譚意哥喪親流落長沙年八歲寄養竹工張
文家官妓丁婉卿見意姿艷偶念苟得之必
盈吾屋乃厚遺文求售年未及笄獨步一時
車馬如市尤工詩筆府公會客鑒博士有故
至府公曰鑒博拜時鬚瞽地意對曰郡侯宴
處幙漫天半刺蔣田指意面曰冬瓜霜後頃

添粉意執公裳袂曰木棗秋來也著緋會汝
州張正字爲潭茶官相得歡甚意乃歸之有
情者贈詩云才色相逢方得意風流會遇事
尤佳牡丹移入仙都去從此湘東無好花後
張調官意餞別曰子本名家我乃娼類今之
分袂決無後期腹有君之息數月矣君宜念
之別後寄詩曰瀟湘江上探春回消盡寒冰
落盡梅願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
張內逼慈親之教外爲物議之非約孫殿丞

女爲姻不敢作書報意意爲書云妾之鄙陋
自知甚明一入閨幃克勤婦道遽此見棄致
我失圖求之人情似傷薄惡有義則合佩服
前言無故見離自傷微弱稚子三歲期於成
人耗妾之身而已後三年張妻孫氏謝世有
客自沙來云意掩戶不出買田百畝自給親
教其子張乃如長沙意不肯見曰子已有室
宜去無免我張曰吾妻已亡矣意云通媒妁
行六禮乃敢聞命張如其請挈歸京師意治

閨門有禮法其子以進士登第

龜息氣

王昭素能運龜息氣年九十餘方卒其首縮入腹中

小蓮

李郎中女奴公大惑之一旦泣曰妾城上之狐也前世爲人側室讒其主母良人聽焉憂憤而死訴於陰官妾受此罰歲月旣滿當死鷹犬之下或身落鴟俎膏人口腹又成留滯

未得往生公某日出都門有荷狐者公多以
錢售之以紙爲衣以布爲棺葬之高壤公之
惠也翌日辭去公如期出門果得狐葬之

朱蛇記

李元於吳江岸見小朱蛇長不滿尺爲牧童
所困元以百錢售之放於茂草中明年再經
長橋有邏士朱浚謁見曰浚居橋尾數百步
耳大人遣奉召幸恕坐邀同舟至一山樓殿
寶飾侍衛甚嚴俄一人高冠道服引元坐曰

小子不幸幾死頑童之手賴君子救此徵命
朱浚令再拜乃命置酒水陸交錯曰吾乃南
海之鱗有功於世天帝詔居此封安流王吾
有女奴小字雲姐今欲贈子子納之當得其
助無何別去後赴禮闈明日當試雲姐私入
竊所試題目出元乃檢閱宿構入試大得意
薦名登科雲姐告辭曰奉王命不敢久留作
詩別曰六年於此報深恩水國魚鄉是去程
莫爲初婚又相別都將舊愛與新人元時新

卷之四十一
類言
娶故也

周婆必不作是詩

曹圭妻朱氏剛狠或勸其子誦關雎之篇以規諷之母曰毛詩何人作也子云周公所爲朱曰使周婆必不作是詩也後圭爲縣令凡有男女訟於庭婦人雖曲朱則使直焉圭夫婦忽病夢二吏攝至陰府府君命紙書斷曰婦強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制禦百姓何由整齊鞭背若干朱氏詞云身爲婦女合治閨

門奪夫權而在手反曲直以從私鞭背若干
旣覺背各有鞭迹存焉

西池春遊記

侯誠叔久寓都下嘗遊西池有婦人其容甚
冶遣小青衣送詩曰人間春色都三月池上
風光直萬金幸有桃源歸去路如何才子不
相尋他日又得詩曰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
隨人是處同不必殷勤頻借問妾家祇住杏
園東青衣引生至大第盃盤交錯燈火如晝

生歸數月復至其處都迷舊路老叟云此有
狐怪多爲人妻告欲再見之青衣復送詩曰
睽離經月音書斷君問隣翁盡得因沾酒暗
思前古事鄭生的是賦情人乃復見姬俛首
愧赧生曰大丈夫當眠卧烟月占柳怜花則
無憂矣相携卧内粧囊極厚生有舅家南陽
乃往詣之舅爲娶郝氏爲婦生以書謝絕姬
後十年郝氏死生亦失官嘗出宋門輕車駕
花牛揭簾呼生曰子非某郎耶吾已委身從

人矣不敢多言同居乃良人之族也

續青瑣高議

賢鷄君傳

賢雞君曾敢西城道上遇青衣曰君東齋客
伺久矣歸步庭際見女子操英弄蕊映身花
陰君疑狐妖正色遠之女亦徐去月餘飛空
而來曰奴西王母之裔家于瑤池西真閣恍
如夢中引君同跨彩麟在寒光碧虛中臨萬
丈絕壑陟蟠桃嶺西顧瓊林爛若金銀世界

曰此瑤池也藍波烟浪激灑萬頃珠樓玉閣
玲瓏千疊紅光翠靄間若虹光掛天雨脚貫
地命君升西真閣曰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
語未畢見千萬紅粧珠珮丁當星眸丹臉霞
裳人面特秀麗艷發其旁西真曰此吾西王
母也久之紫雲娘亦至西真曰此賢鶴君也
湏臾觥籌遍舉霞衣吏請奏鸞鳳和鳴曲又
奏雲雨慶先期曲酒酣復入一洞碧桃艷杏
香凝如霧西真曰他日與君人間還雙棲於

此君乃辭歸

張世寧神降

太原府助教張世寧暴疾將終吟曰翠羽旌
幢仙子室紫雲樓殿玉皇家人間風物易分
散回首武陵空落花旣卒神降其姝曰我籍
係上天第十八洞玉仙人也因會瑤池考
視塵中地仙功行簿聞人間翫蘂香徘徊不
進遂犯後至之罰西王母啓其事爲我有人
世酒分宜謫償之寓迹浮生今還本籍因歌

曰休休休偷得休時便好休歡喜冤家無徹
頭

桃源三夫人

陳純至桃源愛其山水秀艷乃裹糧沿溪而行九九日至萬丈絕壁下夜聞石壁間人語純糧盡卧困聞有美香流巨花十餘片其去甚急純速取得一花面盈尺五乃食之渴甚飲溪水數斗下利三日行步愈疾有青衣採蘋岸下曰此桃源三夫人之地上府玉源

中府靈源下府桃源後夜中秋三仙相會於此其夕水際樓閣相望有童曰玉源夫人召純往見三夫人坐絳殿中衆樂並作玉源請純曰近世中秋月詩可舉一二句純曰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桃源曰意思雖佳但七月十五夜月亦可玉源乃作詩曰玉兔步虛碧水輪碾太清靈源和曰不是月華別都緣秋氣清桃源曰九秋今又半萬里一輪懸純曰秋靜夜方靜月圓人更圓源笑曰此書生

好莫與仙葩食教異日作枯骨如何敢亂生
意思純曰和韻偶然耳將曉同舟而下有頃
卽至瑣窓朱閣非人世所有玉源戒純慎無
入南軒當不利於子純竊往焉軒中有玉笛
純取吹之忽見人物山川乃其鄉里子呼他
人爲父妻呼他人爲夫方宴聚語笑久之不
見純嘔一卵於地化爲紅鶴飛去仙來見純
責曰不聽吾戒今不能救矣莫非命也後三十
年當復此來宜內養真元外崇善行以舟

送純歸

隆和曲丐者

李無競入都調官至朱廷鎮有二丐者喧爭於道老姬曰我終身丐乞聚金數百此予貸去半載不償無競取緡如所逋數與之丐者謝曰吾實逋其錢君行路人能償之以解其鬪吾家在隆和曲筠柵青簾乃所居也子能訪我當有厚謝無競異其言後入隆和果有簾柵入門見數丐者地爐共火入室有冠帶

者立於堂乃向丐者丐旣坐曰可小酌禦寒無競恍惚甚疑其人勤勸遜辭終不飲但濡唇而已時方大寒盤中皆夏果取小御桃三枚懷歸句者作詩曰君子多疑卽多悞世人無信卽無成吾家路徑平如砥何事夫君不肯行無競至邸取桃乃紫金三塊因大悔恨翌日再訪之已不見詢問皆無知者無競琢其金爲飲器年七十餘面色紅潤豈酒濡唇之力乎

茹魁傳

茹魁河東人不載其名字諱之也在都下與
名妓胡文媛往來旣久媛欣然奉之魁出則
闔戶雖萬金之子莫得見媛嘗爲蜀葵花詩
曰却有一端宜恨處開花相背不傾陽

妓贈陳希夷詩

成都妓單氏贈陳搏先生詩云帝王師不得
日月老應難

有酒如線

楊億於丁晉公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斟
則見答曰有餅如月因食則缺

火筋熨斗

丁晉公在祕閣日愛近火常以鐵筋於灰燼
間書畫同舍伺公暫起火筋使熱公至爲筋
所熨曰昨宵聞鼓聲通曉不得寐問其故曰
樂其祖先耳樂烙也

類說卷之四十六 終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七

遜齋閑覽

盜入魏公室

醉僧

荊公思咸常二卦

雪詩

參軍簿尉受笞

羅紹威詩

金山詩

西山寺詩

荊公金山詩

徐寅詩

動人春色不須多

詩人以棄官爲高

狄遵度詩

編竹橋救蟻

草堂和尚

燕巢過尺吉祥

誦金剛經

口中芙蓉花香

一介行李

李陵江淹書

吉具布

半夜鐘

打字不字

通印子魚

蘭芷

柘枝

擬古詩

香奩集

歐公疑易非完書

論晉史

南北史

蘭亭不入選

杜預碑

少伏生八歲多太公二年

消風散

合依元降指揮

妻妬

姊妹六虎

誤探臊豆米

腸癢疾

李伯時畫

四詩人名謎

盜絹

張公吃酒李公醉賦

兄弟同遊娼館

絕欲延壽

皤然一翁公然一婆

三鹿爲犇

上官弼下官口

學士院題

雲破月來花弄影

嘲聶姓

戲作啓事

謎語

而立歲者稀年

門上書牛字

僕呼司徒

墨池皮棚

崖州地望重

中丞客艤歸鄉長老迎馬赴闕

我儂你儂

秀才康子

竹詩

仇覽梅福

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

月夜招隣僧閑話詩

空子口不合

一壺千金

鍾馗

雌黃

王莽禁複名

訝鼓戲

倒誦揭諦呪

燕肉餌魚

仕宦忌死日

細末將來

張百杯

太陰玄精石

李庭珪墨

李泌茶詩

荔支譜

忌食羊血

目疾忌浴

避火

鼠淚

南人不識雪

鳳州三出

柳連道中托宿

蠱毒

朱虎殘

蜈蚣

蟲入耳

水蠶虫

夜虎

栽松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七 終

類說卷之四十七

宋溫陵曾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遜齋閑覽

盜入魏公室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宿省夜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卽引頸偷兒稽颡曰以公德量過

人故來試公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他也
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
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
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醉僧

孫元規知杭州號爲神明有僧元夕市中炙
項求化施利山積公命捕其妻女數人遂寘
于法又有僧醉卧道上爲邏者所擒規問爲
僧而飲何也對曰野性所嗜不能自禁遂與

對酒一壺一引而盡公令扶歸勿使侵侮僧
明日聲鼓登坐曰吾西域人也溷迹於此不
幸爲此子所識不可復留矣跏趺而逝

荆公思咸常二卦

王荆公知常州對客未嘗有笑容一日會客
娼優在庭公忽大笑人頗怪之有客乘間啓
公公曰疇昔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自喜有得
不覺發笑耳

雪詩

羅可嘗作百韻雪詩其間有斜侵潘岳鬚橫
上馬良眉之句

叅軍簿尉受笞

杜甫詩曰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云
判司卑官不敢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歟杜云
叅軍與簿尉塵土驚効勑一語不中治鞭捶
身滿瘡以此知唐之叅軍簿尉有過卽受笞
杖之刑猶今胥吏

羅紹威詩

羅紹威唐末爲魏博節度使喜爲詩時江東
羅隱有詩名紹威厚禮之因目已所爲詩號
偷江東集如樓前淡淡雲頭日簾外蕭蕭雨
腳風之句無愧於隱

金山詩

鄆祥正金山詩王荊公極愛之有云鳥飛不
盡暮天碧魚歌忽斷蘆花風又山居謝云謝
家庄上無多景只有黃鸝三兩聲

西山寺詩

唐題西山寺語云終古碍新月半江無夕陽
荆公金山詩

金山寺留題詩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
又天多剩得月土少不生塵若用之於落星
寺有何不可王荊公云天末海雲橫北固烟
中沙岸似西興尤爲中的

徐寅詩

莆陽徐寅詩云身閑不厭頻來客年老偏怜
最小兒洛陽李度詩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

鄉人

動人春色不湏多

唐人詩云嫩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湏
多不記作者名氏王荊公親書此兩句於書
上或爲荊公自作非也

詩人以棄官爲高

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爲高趙嘏云早晚粗醉
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心亦
熾無歸期矣王易簡公青山得去且歸去官

類言
卷之四
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忘情於軒冕耶嘗於
壁間見人題云謀身待足何時足禾老得閑
方是閑與所謂一日觀除目三年損道心異
矣

狄遵度詩

狄遵度爲詩以老杜爲法嘗爲文祭來陽之
墳忽夢子美誦詩十餘篇世所未聞者及覺
記其彷彿足成篇爲佳城云佳城鬱鬱頽寒
烟孤雛乳獸號荒吁夜卧北斗寒樹枕木落

霜拱鴈連天孤雲西去半落日行客東盡隨
長川乾坤未毀吾尚在肯與蟪蛄論天年夜
卧以下子美所誦也歲餘遵度卒時年二十

六

編竹橋救蟻

二宋少有胡僧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
亦不在其下後十餘年僧驚謂大宋曰公丰
神頓異如能救活數百萬命者答曰貧儒何
力及此僧曰試記之宋曰堂下比有蟻穴爲

暴雨所漂群蟻繚繞穴旁吾戲編竹橋以渡
之僧曰是也小宋今歲首捷公終不出其下
比唱第小宋果中魁選章憲后臨朝謂弟不
可先兄乃以大宋爲第一小宋爲第十

草堂和尚

曾楚公居泉南有草堂和尚年九十餘戒行
孤潔公與其夫人時携衣食遺之僧曰願爲
夫人之子以報時夫人方娠一夕夢僧披幘
而入夫人驚悟而生子則草堂和尚已坐化

其所生子卽魯公也

燕巢過尺吉祥

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向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張公每歲燕巢正寢其長可容疋練戶悉內向數年遂登庸焉

誦金剛經

張持國日誦金剛經二遍每展卷必焚香正坐誦經未畢不中起與語亦不答其家素多恠持國在家則帖然一日妻病恍惚見數婦

人侵侮妻曰不能媚吾夫乃獨因我婦人曰
彼常誦金剛經吾儕安敢近妻曰吾豈不誦
經耶答曰汝日誦萬遍吾猶不懼妻於是始
加精勤其怪遂息

口中芙蓉渠花香

歐公知潁州有官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
常作芙蓉渠花香有蜀僧曰此人前身爲尼誦
法華經二十年一念之誤乃至於此公後問
妓曾讀法華經否妓曰失身於此所不暇也

公命取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所熟者易以
他經則不能也

一介行李

左傳云君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人註云行
李謂行人也今人乃謂行裝爲行李非是

李陵江淹書

東坡云李陵答蘓武書其詞儂淺乃齊梁間
人擬作蕭綱不悟而劉子元獨知之據宋史
江淹獄中上書云此子卿所以仰天搥心泣

盡而繼之以血也正引陵書中語是又非齊
梁間人所作明矣年世既遠真僞難辨如此
者多如繫辭歐公尚疑非仲尼所作荆公以
詩序非子夏之文禮記多漢儒所增五經如
此况其餘哉朱威以私意改周易正經數十
處多見其不知量也

吉貝布

閩中木綿採其花爲布號吉貝布南史海南
諸國傳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葉如鵝毛紡

之作布與苧布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
蓋俗呼古爲吉耳

半夜鐘

歐公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艤之句云
半夜非鐘鳴時或云人死鳴無常鐘疑詩人
偶聞此耳嘗過姑蘓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
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
始知半夜鐘惟姑蘓有之

打字不字

今土俗同訛者豈惟打字不字本分媯切入
皆以通骨反呼之遍檢諸韻並無此音

通印子魚

蒲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其地有應通侯廟
前有港港中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
者謂之通印子魚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
通三印此傳聞之訛也

蘭芷

荀子云蘭槐之根爲芷自是兩物又云蟹六

距而二螯蟹實八足不應言六距苟卿楚人蘭芷蟹皆楚地所有著書者旣借物以爲喻當能辨物之形性不知何以致誤如此

柘枝

柘枝舞本後魏拓拔氏之戲後人鄙之易拓以柘易拔以枝

擬古詩

文選有江文通擬古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

休上人詩故事又擬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
東臯苗生滿阡陌今此詩又在淵明集中皆
誤也

香奩集

筆談謂香奩集乃和凝所爲後人嫁其名於
韓偓誤矣唐吳融詩集中有和韓致堯侍郎
無題二首與香奩集中無題韻同偓序中亦
具載其事又嘗見偓親書詩一卷其嬾娜多
情春盡等詩多在卷中偓詞致婉麗非凝能

及凝言予有香奩集不行於世凝好爲小詞
洎作相專令人收拾焚毀然則凝之香奩集
乃浮艷小詞所謂不行於世欲自掩耳安得
便以今香奩集爲凝作也

歐公疑易未完書

歐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
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句今易無此文疑易
非完書且經解所引按王充論註乃易之緯
文永叔於易經求之誤矣

論晉史

晉史僞誕極多有甚害名教者如鄧攸挈子與兄子偕行時盜起攸恐不能兩全欲活兄子遂棄己子其子追及攸乃縛於道旁而去如此則攸之滅天性何足爲賢列女傳王渾見王濟趨庭曰生子如此足慰人意妻鍾琰曰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趨如此何等語乃載之史冊更謂之列女乎謝安捷書至正與客棋還內不覺屐齒之折謂之矯情鎮物安

之過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而安自若又桓
溫欲害安與王坦之坦之倒執手板而安神
色不變符堅入寇獨無惧色如此之類曰矯
可乎故荆公詩云鄙哉斗筲人得失易驚怯
妄言屐齒折吾欲刊史牒蓋深疾作史者之
謬也

南北史

李延壽著南北史粗得作史體故唐書本傳
亦謂其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讖

特爲繁猥如云陳主名叔寶以反語爲少福
且俚俗反語豈足載凡人以叔寶爲名字者
固多若從反語盡爲少福乎又齊文宣卽位
年號天寶以字文析之爲一大人只十故天
寶盡十年而帝崩如梁主蕭歸襲位亦號天
保而盡二十三年一何無據也此類甚多可
盡削去

蘭亭不入選

王右軍蘭亭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似此不

入選然絲竹管弦語亦重復也

杜預碑

杜預製二碑一沉水中慮數百年後水爲陵
則碑出預但知陵谷有遷變而不知石亦有
磨滅此一說也然深谷爲陵則必實以土然
後爲陵谷旣爲陵則石亦埋沒豈復可見此
又不達物理

少伏生八歲多太公二年

梁瀨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啓云

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
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

消風散

王荊公嘗訪蔡君謨取絕品茶烹點公於夾
袋中取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併食之君謨
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笑亦嘆公真
率

合依元降指揮

元厚之熙寧中知福州有吏白事公問如何

行遣對曰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降未嘗指揮吏悚而退終不罪也

妻妬

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美而妬一夕范輪宿同事戲取妓雙屐密置范卧具中詰旦吏挈衾囊歸妻見履神色沮喪因拊心曰天乎吾至是耶入室自縊而死又有人任湖南倅妻生子始憐甚愛之偶因開宴命妓佐酒一妓秀慧倅與戲笑忽見老兵擎生肉二盤至倅

與客前倅榜問之則其子肉也蓋妻忿夫與
妓戲乃手刃其子持肉以獻焉婦人之妬出
於天資脇以白刃不變也故小說載太宗賜
房九齡妻酒事至今以爲口實

姊妹六虎

延平吳氏姊妹六皆妬悍時號六虎其中五
虎尤甚平生殺婢十餘人凡三適人皆不中
夜分嘗聞堂廡間喧呼聲同室皆懼五虎怒
曰狂鬼敢爾耶命開戶移榻中庭持刃獨寢

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

誤採藻豆末

沙陽醫者鄧獻臣夜有叩門者甚急曰吾家
去此一十里父年八十忽病腹疾困殆遠投
先生鄧方被酒遽於篋中探藥一貼授之其
人倉忙而去及曉方悟藥乃藻豆末耳鄧悔
恨意其人必死既而其人至曰賴君靈餌父
已痊安以十千爲謝蓋鄧以無心付之此人
至誠服之故疾愈

類説 卷之四
腸痒疾

傳舍人忽得腸痒之疾至劇時往往對衆失笑吃吃不止此疾古人所未有也

李伯時畫

李伯時至驥驥院見外國所進六馬乃畫圖之未幾六馬繼死人以爲李畫入神奪其精魄

四詩人作謎

有人作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

霜雪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
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閬四詩人名也或云王

荊公作

盜絹

有書生因盜絹被執太守令作賦獲免其警
對云窺戶而聞無人心乎愛矣見利而忘其
義卷而懷之

張公吃酒李公醉賦

郭肱有才學而輕脫夜出爲醉人所誣太守

詰問朏笑曰張公喫酒李公醉者朏是也太
守令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朏云事有不可
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也乃李老之醉
馬清河丈人方肆盃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
酩酊之愆守笑而釋之

兄弟同遊娼館

李漢英秀才與昆弟同遊娼館題壁而去有
滑稽子書昔人鴈詩於其旁曰兩行何處鬧
文字一隊誰家好弟兄

絕欲延壽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見年踰九十有嬰兒之色公訪以長年之術答曰某術甚簡而易行惟絕色欲耳公曰若然則雖千歲何益皤然一翁公然一婆

有一郎官年老置婢妾數人鬟白令妻妾互相鑷之妻忌其少爲群婢所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白者未幾頗傾遂空又進士李居仁盡摘白髮其友驚曰昔日皤然一翁今

類言 卷之四十一
則公然一婆矣

三鹿爲犇

石甫學士嘗戲荆公云鹿之行速於牛牛之體壯於鹿蓋以三鹿爲犇三牛爲麤而其字文相反何耶公咲而不答

上官弼下官口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亞所親信任滿將去亞曰何以見教弼曰郎中才行無玷但調謔過差亞咲曰君乃上官弼也如

下官口何弼咲而去

學士院題

有人於學士院題云李伯陽指李木爲姓生而知之楊大年見之索筆云馬文淵以馬革裏屍死而後已

雲破月來花弄影

郎中張子野以樂章擅名宋子京往見之先令人戲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

耶

嘲聶姓

國子博士郭忠恕嘗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爲贖收龍只作聲雖然三個耳其奈不成聰崇義答曰莫咷有三耳全勝畜二心

戲作啓事

孔大夫嗣宗爲浙曹戲作啓事云滿肚裏伴客茶湯一眼底欠人書啓火爐頭却如孤鬼門道裏正似院翁

謎語

王荊公戲作謎語畫時圓寫時方冬時短夏
時長吉甫解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更
除脊梁骨便是這箇謎

而立歲者古稀年

有人年七十妻纔三十歲生子東坡戲作詩
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者古稀年

門上書午字

李安義者謁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

大書牛字而去或問其故答曰牛不出頭耳此亦昔人題鳳之意

僕呼司徒

文潞公戲云某平生仕宦不能追一僕某未入西府比僕已呼僕射某方得僕射此僕復遷司徒矣蓋俚俗之呼如此

墨池皮棚

王僧彥父名師古常自呼硯爲墨池謂鼓爲皮棚守嶺南一郡有李彥古以進納得官過

郡請謁刺史永州司戶叅軍李墨池皮棚謹
祇候叅

崖州地望重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
雄盛公曰惟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
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叅軍他州何可及也

中丞雇舡歸鄉長老遞馬赴關

舒信道元豐中得罪南歸時方召本長老住
慧林或問京師新事答曰舒中丞雇客舡歸

鄉本長老乘遞馬赴闈

我儂爾儂

杜三思吳人有口辯襄邑人李防戲曰問仙鄉有爾儂我儂之說出於何典答曰出應我裏第二篇應我裏蓋比人相語之詞

秀才康了

柳冕應舉多忌諱謂安樂爲安康以避落字也忽聞榜出遣僕視之湏臾僕還曰秀才康了也

竹詩

錢塘有學人作竹詩獻東坡有云葉攢千口
劍莖聳萬條鎗公曰此竹葉似太少其人未
喻公笑曰十竹方生一葉豈云多耶

仇覽梅福

今人號縣令爲字民簿爲仇覽尉爲梅福有
王伉者頑鄙爲尉氏尉呼令爲薛家或謔之
曰君知字覽之義乎縣令必湏識字故謂之
字簿與令同覽詞狀者也故謂之覽伉曰然

則尉何以爲梅福曰職任雄緊一枚有福人
也如足下可謂王福矣伉嘗爲富家主藏故
以此譏之

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

有李廷彥獻百韻詩于達官有句云舍弟江
南沒家兄塞北亡達官惻然曰君家禍如此
廷彥遽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

月夜招隣僧閑話語

許義方之妻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

歸妻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義方咨嘆問
何以自娛答曰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
然取詩觀之首篇題云月夜招隣僧閑話

堂字口不合

太學有至樂堂舉人居此多易名待聘遂有成
名者錢塘一寺極佳而僧好爭訟沈魯達因
閱僧堂見堂字口不合戲舉筆塗合之爭競
遂息今所在遇火灾亟湏州縣牌額焚之得
息乃知祈禳厭勝理或有之

卷之四
一壺千金

傳云中流失舡一壺千金乃今所謂浮環者
浙人呼爲壺明州昌國縣在海島中今往來
舡有二環舟人云壺也

鍾馗

今人歲首畫鍾馗辟邪俗傳起於唐明皇時
皇祐中穿地得碑乃宋宗憲母墓誌載其妹
名鍾馗又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生於
魏道武時又有于勁者亦字鍾馗以世數考

之暄又居前則知不特起於宋也然馗葵二字不同必傳寫有誤

雌黃

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禁染之所以辟蠹故曰黃卷有誤字以雌黃減之爲其與紙色相類故可否入文章謂之雌黃

王莽禁復名

東漢人無復名或云王莽時禁用兩字蓋鉛

襲所致

卷之四十一
論語
訝鼓戲

王子淳初平熙河教軍士爲訝鼓戲遂盛行於世其舉動舞按之節與優人之詞皆子淳所製也或云子淳與西人對陣命軍士百人裝爲訝鼓隊出軍前虜見皆驚愕乃進兵奮擊大破之

倒誦揭諦呪

漁人以猢猻毛置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見錦綉也有人見垂釣布網但志心

默倒誦揭諦呪七遍可使終日無獲

燕肉餌魚

有漁者得魚甚易云取燕肉和麪爲餌爾則人食燕肉必爲蛟龍所害魚與蛟龍皆水類故其說爲可信

張百益

張伯玉飲酒數斗不醉世號張百益卽吸水漱滌云酒之毒在齒滌去則不爲患陳康民用其說亦能飲至一斗不醉

太陰玄精石

鹽有十餘種海鹽最美其次解鹽然食之令人多風鹽精英在地歲久凝結如水精名太陰玄精石其味苦本草云味鹹者誤也

李廷珪墨

唐本墨工李起與子廷珪自易水渡江居歙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廷珪始名廷邦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邦墨或作廷珪字者僞也其子承寬二子承晏晏子文用皆能世

其業祥符中昭應官用達邦墨爲染飾有貴
族嘗誤遺一丸於池中踰月臨池飲又墜一
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墨光色不變表
裏如新

李泌茶詩

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云益州唐以蒙山顧渚
蘄門者爲上品尚雜以蘓椒之類故李泌詩
云旋沫番成碧玉池添蘓散出琉璃眼遂以
碧色爲貴止曰煎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皆

草茶也陸羽茶經統言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者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爲天下第一

荔枝譜

稱漢初南粵王尉陀以備方物和帝時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天寶中涪州歲驛致之未嘗有言及閩中者今廣南梓夔所出僅比閩中之下品是真荔枝自唐其名未始著也今蒲陽爲天下第一

忌食羊血

服餌之家忌食羊血雖服藥數十年一食則

前功盡喪

目疾忌浴

有目疾者切忌浴令人目盲

仕宦忌瓦日

仕宦多忌瓦日不赴官人多不曉瓦之義或云九字頗類丸字數家之說不同最爲無據凡上官切忌初四初七十六十九日名曰四不祥日用此日鮮有善終者

細末將來

太祖皇帝內宴令進粉故名頭食後人宴集
將終方薦此味蓋失其次耳又州郡公宴將
作曲伶人呼細末將來蓋御宴進樂先以絃
聲發之後以衆樂和之故號絲抹將來今所
在起曲先以竹聲不惟訛其名亦失其實矣
避火

有孫供奉者火發于堂衆皆踰垣奔逃有乳
姥直穿焰中出身不焦灼嬰兒尚眠未覺人

問之答曰吾夫云避火當瞑目認勁直超出
若目開則氣悶必倒我用此說故出而不損
亦不覺身蹈烈火也

鼠淚

夜藏飲食於木器中覆之不密鼠欲盜食不
可得環器而走淚滴器中食之者得黃疾偏
身如蠟針藥所不能療也

南人不識雪

嶺南無雪閩中惟建劍汀邵四州有之故北

人嘲云南人不識雪向道似楊花然南方柳
實無花是南人非止不識雪亦不識楊花也

鳳州三出

陝西鳳州妓女手皆纖白翠柳色尤可愛又
公庫酒美故世言鳳有三出謂手柳酒也宣
城士人李愈云吾鄉有四出漆栗筆蜜

柳連道中託宿

湖南好事妖神殺人以祭儒生爲上祀僧爲
次餘人爲下有儒生出行柳連道中日暮耕

者曰前有猛獸不宜夜行此林下有居民可以託宿生入一荒逕忽見高門大第主人延入一室肴饌豐美旣夕有婦人出甚妍生挑之欣然而就留連數日情意款昵私曰是夜將謀殺子以祭鬼我亦良家子爲其所刦至此遣妾侍君欲聯君心耳及夜冗壁與婦人同出比明行四十里掠近縣縣遣吏捕之盡得姦狀前後被殺者數十人指途耕者乃其黨也於是一家伏法生用賞得官與婦人偕

老

蠱毒

閩蜀之俗好畜蠱其法先聚百亟於器中任其自相啖食數月食盡惟留一物者則事以爲蠱以其子內飲食中卽殺人妄云殺人多則蠱家富饒不然反受禍故愚人造畜不已初中毒而未覺有異半年後其毒始行孕育漸多食人腸胃盡乃死臨死時輒能自道所毒之家姓名被者多是遊行商賈故其事

難究蔡君謨爲民漕凡破數百家自後稍息
土人云家有蠱不可畜雞駭飛去 又有物
不懼惟蝎能制之白蘘荷亦能療其毒柳子
厚種白蘘荷詩頗述其事本草云以知 子

三兩枚藏衣領間遇食有毒蠱自擊觸有聲

朱虎殘

虎每食一人則耳成一缺汀州西山有虎爲
射者所殺兩耳如鋸焉虎性甚靈不妄食人
蓋命所值或宿冤也武康民朱泰事母甚孝

爲虎所搏而去泰大呼云虎暴殺我母將無所依虎遽捨之泰後安健如故鄉里號朱虎殘

蜈蚣

有人野外見蜈蚣逐一蛇甚急蛇知力屈回身張口向之蜈蚣入其口俄頃蛇死穴其腹旁而出拆蛇視之已無腸矣傳言螂蛆甘帶
螂蛆卽蜈蚣

虫入耳

虫之類能入人耳者不獨蚰蜒如壁虱卽火頭虫皂角虫皆能爲害有人患腦痛爲虫所食或教以桃葉爲枕一夕蠭自鼻出形如鷹觜人莫曉其名有人蚰蜒入耳遇其極時以頭撞柱至血流不知云痒甚不可忍蚰蜒入耳往往食髓至盡又能滋生凡虫入耳惟用生油灌之爲妙

水蠶虫

凡夜食必以燭陳正敏大醉取水將飲聞水

中有聲急呼燭視之得一虫狀如蚯蚓左右
曰水蠱虫也入腹中食人腸胃

夜虎

嶺南有虫如蚯蚓長尺餘觜利如錐多夜半出
半身着地半指空而行或誤觸之者直入人
心腹食人至死乃出土人目爲夜虎

裁松

凡松欲偃蓋甚易裁時去松中大根惟留四
旁鬚根則無不偃蓋

類說卷之四十七終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八

墨客揮犀

畫韓退之

不曉孟子

奔馬踐死一犬

鹽法

鶴雀樓

王向判狀

魏野詩

白樂天詩

五馬世

持綦謎

東坡詩

屢游相瀆曾經御覽

許我

芸草七里香

黃宗旦病目

包孝肅笑比黃河清

擔糞着棋

先歐者出錢

奇疾

擊甕圖

羣見

熊館

滿城風雨近重陽

花詩比美女

春日卽事詩

梵志詩

宋廸盡山水

江神元祐遷客之兒

雪詩

壽聖寺畫壁

酒肉林中遇一生

蹙融

散隸

汝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左手舉筋

薦福寺碑

秋霖賦

王輅

鬼掣足

夢兄弟同在翰林

張綬真贊

問卽不知用則不錯

天生黑於子

宅枕乾剛貌類藝祖

陳亞詩

猫拱手曰不敢

張天覺作書

讀相鶴經不熟

平生恨五事

蘇合香酒

晉宋墨迹

打乳姥關節秀才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八 終

類說卷之四十八

宋溫陵曾慥編

新野馬之騏叅閱

明山陽岳鍾秀訂正

墨客揮犀

畫韓退之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鬚着紗帽此江南
韓熙載也有當時題誌甚明熙載謚文靖謂
之韓文公因此謬爲退之

不曉孟子

聖美少謁一達官值其與客談孟子殊不相
顧忽問聖美曰嘗讀孟子否曰生平愛之都
不曉其義主人問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主
人曰試言之曰旣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
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奔馬踐死一犬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爲文穆脩張景始爲
古文二公造朝待旦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
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曰馬逸有黃犬遇蹄

而斃張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語皆拙澁當時已謂之工

鹽法

王君貺爲三司使乞更河北鹽法仁廟批曰朕不忍河北軍民頓食貴鹽三司卽時寢罷

鶴雀樓

河中府鶴雀樓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甚多李益曰鶴雀樓西百尺牆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

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卽知長風烟併
在思歸處遠目非春亦自傷王文煥曰白石
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
樓暢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
平野河流入斷山

王向判狀

歐公守滁州王向爲三班奉職監管一鎮內
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脩自往詣之學子閉
門不接書生訟之向判曰禮聞來學不聞往

教先生旣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
收威豈兩詞而造獄書生持判見歐公公大
稱其才獎進成就卒爲文人

魏野詩

蜀人魏野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
重陽菊遶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別州山冠忠
愍鎮北都有妓女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
八因府集野贈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
西州熟魏三莫恆尊前無咲語半生半熟未

類言
卷之四
三
相諳

白樂天詩

白樂天每作詩令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又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也

五馬

世謂太守爲五馬或云詩曰子子千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註謂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或曰古

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持基謎

舒王在鍾山與道士基道士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亦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公笑曰此持基謎也

東坡詩

東坡作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粧事見楊妃外傳曰明皇登沉香亭

詔妃子妃子醉顏殘粧鬢亂釵橫上笑曰是
豈妃子醉直海棠睡未足耳作仙童詩曰故
將白練作仙衣不見紅膏污天質事見則天
長壽二年詔慶天下尼用白練爲衣檄欖詩
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崖蜜
事見鬼谷子曰照夜清螢也百花醴蜜也崖
蜜櫻桃也贈舉子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
一死事見梁僧史曰世祖詔跋陀羅至戲曰
摩訶衍不負遠來惟有一死在對曰貧道客

食陛下三十載所欠者惟一死耳

屢遊相鬚曾經御覽

王荊公入朝有虱自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而笑公不知也朝退王禹玉指以告公且曰敢獻一言公曰何如禹玉曰屢遊相鬚曾經

御覽

許我

賈魏公爲相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時謂之許我公強之邀驢而入廳事門吏止之

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
我去爾不下驢而去公使人召之終不至嘆
曰許一介人耳惟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
勢屈况以道義自任者乎

芸草七里香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
里香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南人採置席
下能去蚤虱予判昭文館時得數株於潞公
家移植秘閣今不復存香草多異名所謂蘭

蓀蓀卽菖蒲也蕙零零香是也菹白芷是也
黃宗旦病目

黃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至
上前展奏目誦之同列密以他書易之宗旦
不知也至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乞致仕
包孝肅咲比黃河清

包孝肅尹京號明察有編戶犯法當杖脊吏
受財與約曰今見尹女但號呼自辨我與汝
分罪決杖我亦決杖旣而包引囚問果分辨

不巳吏訶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
其弄權杖之於庭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不知
乃爲所賣孝肅峭勁未嘗有咷容人謂包希
仁笑比黃河清

擔糞着棋

林逋居杭州孤山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霄雲
久之復入籠中逋嘗泛小艇遊西湖有客至
則一童子延客坐開籠縱鶴良久逋歸嘗以
鶴飛爲驗也逋多學惟不能某每曰逋世間

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着棋

先駁者出錢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鬪駁者本罪之外別令
先駁者出錢與後應者小人斬財錢終日紛
爭相視無敢先下手

奇疾

世有奇疾者呂縉叔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
臨終如小兒有姜愚者忽不識字又一人患
目視直物皆曲又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啖蒸

餅百枚日餌一石米察繩者每饑立湏啖物
稍遲則悶絕

擊甕圖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群兒戲庭有大甕一兒
登之足跌沒水中群兒棄去公以石擊甕水
因穴出兒不得死其活人手段已見齟齬中
矣京洛間至今多爲小兒擊甕圖

群見舊制

天下貢舉人到闈皆入對謂之群見班列紛

錯有司患之近歲止令解頭入見向數百人
閭門常言班列不可整齊有三色舉人蕃人
駱駝也

熊館

熊於山 數千里悉有跼伏之所必在石岩
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雖虎出百里外則迷
失道路

滿城風雨近重陽

黃州潘大臨工詩貧甚臨川謝無逸以書問

有新作否答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氣蔽翳昨日有詩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然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聞者咲其

迂闊

花詩比美女

前輩作花詩多比美女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黃魯直酴醿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比美丈夫彭淵材作海棠詩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

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春日卽事詩

趙師民春日卽事云委地露花啼曉恨拂堤
楊柳弄春容

梵志詩

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餡菜在城裡一人喫
一個莫嫌沒滋味黃魯直曰旣是餡菜何緣
更知滋味易之曰預先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宋廸畫山水

度支黃外郎宋廸善畫山水其得意者有平
沙鴈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
秋月瀟湘夜雨烟寺曉鐘漁村落照謂之八
景有陳用之亦畫山水廸曰汝畫信工但少
天趣當求敗牆張素其上久之見敗牆之土
皆成山水之象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
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心存目想
隨意命筆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
筆用之自此畫遂絕妙

江神元祐遷客之鬼

王榮老官于觀州罷渡觀江之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囊中有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榮老以玉麈尾獻之不可又以端硯又以宣包虎獻之皆不驗有黃魯直草書扇子題韋應物詩曰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南風徐來一帆而濟予謂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也

雪詩

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曰當作
不經人道語平仲曰斜拖闌角龍千丈淡抹
牆腰月半稜仲曰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
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

壽聖寺畫壁

王拱據陝州集天下良工畫壽聖寺壁爲一
時絕妙畫工凡十八人皆殺之同爲一坎塋
于寺西使天下不復有此筆其不道如此至

今尚存十堵餘神彩皆欲飛動

酒肉林中過一生

劉跛子青州人拄一拐每歲一至洛中看花
館於范氏園有大范者見之卽與二十四金
曰跛子吃半角小范止與十金曰跛子喫碗
羨去乃作詩曰大范見時二十四小范見時
喫碗羨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
蹙融

蹙融或謂之蹙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

棋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
敵其法已常欲有餘裕而致敵人於險

散隸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
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
生於飛白亦自成一家

汝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浩嘗
作小詩示溫溫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

詩示人

左手舉筋

有三客共過一新貴人留食三客皆左手舉
筋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客曰我輩自應湏
左轉如君豈是背匙人

薦福寺碑

范文正守鄱陽有書生上詩甚工自言平生
未嘗飽天下寒餓無出我右者時盛行歐陽
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爲打千

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
故時人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
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
秋霖賦

徐仲謀皇祐中罷廣東提刑到闕時京師多
雨仲謀獻秋霖賦其畧曰連綿乎七月八月
渰浸乎大田小田望晴霽時終朝禮佛放朝
參而隔夜傳宣泥途沒於街心不通車馬波
浪平於橋面難渡舟船時賈文元陳恭公秉

政奏曰陰陽失序自當策免聖恩未允致小
臣以詞語侵侮臣等無面目師長百辟上怒
仲謀責監邵武酒稅

玉輶大駕

玉輶唐高宗造自唐至今凡三至太山登封
其他巡幸莫計其數至今完壯乘之安若山
岳措盆水其上而不搖慶曆中別造玉輶乘
之動搖竟廢不用元豐中復造尤工未經進
御方陳大庭車屋適壞遂壓而碎又用唐輶

其穩利堅久歷世莫窺其法世傳有神物護之若行諸輶之後則穩然有聲

鬼掣足

有李主簿夜泛舟臨舷濯足忽有物自水中掣其足衆力救之李號呼云痛徹心骨不忍吾寧死也遂隨之而入明日求其尸不獲夢兄弟同在翰林

元厚之少夢人告異日湏兄弟數人同在翰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夢不然熙寧中除

學士同時相先後爲學士者五人韓持國維
陳和叔繹鄧文約綰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
名皆從系始惟弟兄之說

張綬真贊

裴度自贊其真曰爾形不長爾貌不揚胡爲
將胡爲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張綬貌甚美
嘗繪其容以寄其兄唐公公改裴贊寄之曰
爾形甚長爾貌甚揚不爲將不爲相一片靈

臺丹青莫狀

問卽不知用則不錯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時語曰問卽不知用則不錯

天生黑於予

王荊公病喘藥用紫園山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曰平生無紫園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進澡豆令公洗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宅枕乾岡貌類藝祖

王相有邊功久居樞要仁廟朝有諫官言公
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公上章待罪云宅枕乾
岡乃朝廷所賜貌類藝祖蓋父母所生上益
厚遇之

陳亞詩

陳亞詩云浪平天接影山盡樹回根又有惜
竹詩云出檻亦不剪從教長瘦荒年年當盛
夏葉葉是清風

猫拱手曰不敢

鄱陽龔冕仲之祖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
雊犬或巾幘行鼠或日晝群出家人驚懼召
女巫徐嬈治之對爐而坐有一貓卧其側家
人指猫曰吾家百物爲異不爲異者獨此猫
耳猫忽人立拱手曰不敢燒大駭而去後數
日二子皆登高第乃知妖異未必盡爲禍也

張天覺草書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一日得句索筆疾書

使其姪錄之姪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
視之久亦自不諳詬曰胡不早來問致吾忘
也

讀相鶴經不熟

淵材迂濶好恠嘗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
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鶴
夜產一卵淵材呵曰敢謗鶴耶俄頃鶴展脣
伏地忽誕一卵淵材嘆曰鶴亦敗道吾乃爲
劉禹錫佳話所悞自今除佛老子之語餘

皆勘驗然淵材讀相鶴經未熟耳

平生恨五事

淵材嘗曰平生所恨者五事耳一恨鱠魚多
骨二恨金橘多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
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

蘿合香酒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賜藥酒一瓶文
正飲之安健上曰此蘿合香酒也一斗酒以
蘿合香丸一兩同煮調五臟却諸疾自此士

庶效之

晉宋墨迹

晉宋人墨迹多是吊喪問疾書簡唐貞觀中
購求前世墨迹甚嚴非吊喪問疾書迹皆入
內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
所以流傳至今

打乳嫗關節秀才

許懷德爲殿帥有舉人因乳嫗求爲門客曳
欄拜庭下懷德遽坐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

事體密謂曰宜少降接德曰我得打乳嫗關
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類說卷之四十八

終